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一十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十六回　得通靈幻境悟仙緣　送慈柩故鄉全孝道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玉一　　麝月的話，身往後仰，復又死去，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。麝月自知失言致禍，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。那麝月一面哭着，一面打定主意，心想：「若是寶玉一　　，我便自盡跟了他去！」不言麝月心裡的事。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来，赶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。豈知賈政進内出去時，那和尚已不見了。賈政正在咤異，聽見裡頭又鬧，急忙進來。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，口關　　閉，脉息全無。用手在心窩中一摸，尚是温熱。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。

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。你道死了不成？　　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廳，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，便施了禮。那知和尚站起身来，拉着寶玉就走。寶玉跟了和尚，覺得身輕如葉，飄飄颺颺，也没出大門，不知從那裡走了出來。行了一程，到了個荒野地方，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，好像曾到過的。正要問那和尚時，只見恍恍惚惚来了一個女人。寶玉心裡想道：「這樣曠野地方，那得有如此的麗人，必是神仙下界了。」寶玉想着，走近前來細細一看，竟有些認得的，只是一時想不起来。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。寶玉一想，竟是尤三姐的樣子，越發納悶：「怎麼他也在這裡？」又要問時，那和尚拉着寶玉過了那牌樓，只見牌上寫着「真如福地」四大字，兩邊一幅對聯，乃是：

假去真来真勝假，無原有是有非無。

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。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：「福善禍淫」。又有一副對子，大書雲：

過去未来，莫謂智賢能打破。

前因後果，須知親近不相逢。

寶玉看了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。」怎麼一想，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。寶玉想道：「我走了半日，原不曾出園子，怎麼改了樣子了呢？」趕着要合鴛鴦說話，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，心裡不免疑惑起來。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，乃是一溜配殿，各處都有匾額。寶玉無心去看，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。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，寶玉也不閣本和藤本作：不敢造次進去。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聲，回顧閣本和藤本作：過頭來，和尚早已不見了。寶玉恍惚，見那殿宇巍峩，絶非大觀園景像。便立住脚，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：「引覺情痴」。兩邊寫的對聯道：

喜笑悲哀都是假，貪求思　　總因痴。

寶玉看了，便點頭嘆息。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在，細細想来甚是熟識，便仗着胆子推門進去。滿屋一瞧，並不見鴛鴦，裡頭只是黑　　的，心下害怕。正要退出，見有十數個大櫥，櫥門半掩。

寶玉忽然想起：「我少時做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。如今能個親身到此，也是大幸。」恍惚間，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。便壯着胆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門一瞧，見有好幾本冊子，心裡更覺喜歡，想道：「大凡人做夢，說是假的，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。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，不料今兒被我找着了。但不知那册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？」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，册上寫着「金陵十二釵正册」。寶玉拿着一想道：「我恍惚記得是那個，只恨記不得清楚。」便打開頭一頁看去，見上頭有畫，但是畫跡糢糊，再瞧不出来。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，尚可摹擬，便細細的看去，見有什麼「玉帶」，上頭有個好像「林」字，心裡想道：「不要是說林妹妹罷？」便認真看去，底下又有「金簪雪裡」四字，咤異道：「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。」復將前後四句合起来一念道：「也没有什麼道理，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，並不爲奇。獨有那『憐』字『嘆』字不好。這是怎麼解？」想到那裡，又自啐道：「我是偷着看，若只管呆想起來，倘有人來，又看不成了。」遂

徃後看去，也無暇細玩那畵圖，只從頭看去。看到尾兒有幾句詞，什麽「相逢大夢歸」一句，便恍然大悟道：「是了，果然機關不　　，這必是元春姐姐了。若都是這樣明白，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，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没有不知的了。我囘去自不肯洩漏，只做一個未卦先知的人，也省了多少間想。」又向各處一瞧，並没有筆硯，又恐人來，只得忙着看去。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，也無心去看。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。也有一看便知的，也有一想便得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，心下牢牢記着。一面嘆息，一面又取那《金陵又副册》一看，看到「堪羡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」，先前不懂，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，便大驚痛哭起來。

待要徃後再看，聽見有人說道：「你又發呆了！林妹妹請你呢。」好似鴛鴦的聲氣，囘頭都不見人。心中正自驚疑，忽鴛鴦在門外招手。寶玉一見，喜得赶出來。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，只是赶不上。寶玉叫道：「好姐姐，等等我。」那鴛鴦並不理，只顧前走。寶玉無奈，儘力赶去，忽見別有一洞天，樓閣高聳，殿角玲瓏，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。寶玉貪看景致，竟將鴛鴦忘了。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，内有奇花異卉，都也認不明白。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，葉頭上略有紅色，但不知是何名草，這樣矜貴，只見微風動處，那青草已摇擺不休，雖說是一枝小草，又無花朵，其嫵媚之態，不禁心動神怡，魂消魄喪。寶玉只管呆呆的看着，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蠢物，在此窺探仙草！」寶玉　　了，吃了一驚，囘頭看時，却是一位仙女，便施禮道：「我找鴛鴦姐姐，誤入仙境，恕我冒昧之罪。請問神仙姐姐，這裡是何地方？怎麽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？望乞明示。」那人道：「誰知你的姐姐妹妹，我是看　　仙草的，不許凡人在此逗留。」寶玉欲待要出来，又捨不得，只得央告道：「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草的，必然是花神姐姐了。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？」那仙女道：「你要知道這草，說起來話長着呢。那草本在靈河岸上，名曰絳珠草。因那時萎敗，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，得以長生。後來降凡歷劫，還報了灌溉之恩，今返歸真境。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，不令　　纏蝶戀。」寶玉　　了不解，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，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，便問：「　　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。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，我也不敢煩問，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？」那仙女道：「我　　不知，除是我主人方曉。」寶玉便問道：「姐姐的主人是誰？」那仙女道：「我主人是瀟湘　　子。」寶玉　　道：「是了，你不知道這位　　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。」那仙女道：「胡說。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，雖號爲瀟湘　　子，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，何得與凡人有親。你少來混說，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。」

寶玉聽了發怔，只覺自形穢濁，正要退出，又　　見有人赶來說道：「裡面叫請神瑛侍者。

」那人道：「我奉命等了好些時，総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，你叫我那裡請去。」那一個笑道：「纔退去的不是麼？」那侍女慌忙赶出來說：「請神瑛侍者囘來。」寶玉只道是問別人，又怕被人追赶，只得踉蹌而逃。正走時，只見一人手提寶劒迎面攔住說：「那裡走！」唬得寶玉驚惶無措，仗着胆抬頭一看，　　不是別人，就是尤三姐。寶玉見了，略定些神，央告道：「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們弟兄没有一個好人，敗人名節，破人婚姻。今兒你到這裡，是不饒你的了！」寶玉　　去話頭不好，正自着急，只聽後面有人叫道：「姐姐快快攔住，不要放他走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奉　　子之命等候已久，今兒見了，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緑。」寶玉　　了益發着忙，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只得囘頭要跑。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，　　是晴雯。寶玉一見，悲喜交集，便說：「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，遇見仇人，我要逃囘，　　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。如今好了，晴雯姐姐，快快的帶我囘家去罷。」晴雯道：「侍者不必多疑，我非晴雯，我是奉　　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，並不難爲你。」寶玉蒲閣本和藤本作：滿腹狐疑，只得問道：「姐姐說是　　子叫我，那　　子究是何人？」晴雯道：「此時不必問，到了那裡自然知道。」寶玉没法，只得跟着走。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，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，「怎麼他說不是？我此時心裡糢糊。且別　　他，到了那邊見了　　子，就有不是，那時再求是藤本作：他，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，必是恕我冒失。」

正想着，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。只見殿宇精緻，彩色輝煌，庭中一叢翠竹，戶外數本蒼松。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，都是宮粧打扮，見了寶玉進來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「這就是神瑛侍者麼？」引着寶玉的說道：「就是。你快進去通報罷。」有一侍女笑着招手，寶玉便跟着進去。過了幾層房舍，見一正房，珠簾高掛。那侍女說：「站着候旨。」寶玉聽了，也不敢則聲，只得在外等着。那侍女進去不多時，出來說：「請侍者叅見。」又有一人捲起珠簾。只見一女子，頭戴花冠，身穿繡服，端坐在内。寶玉略一抬頭，見是黛玉的形容，便不禁的說道：「妹妹在這裡！叫我好想。」那簾外的侍女悄咤道：「這侍者無禮，快快出去。」說猶未了，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。

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，要走又不捨，待要問明，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，又被驅遂，無奈出來。心想要問晴雯，囘頭四顧，並不見有晴雯。心下狐疑，只得快快閣本作：怏怏出来，又無人引着，正欲找原路而去，却又找不出舊路了。正在爲難，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。寶玉看見喜歡道：「可好了，原來囘到自己家裡了。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。」急奔前來說：「姐姐在這裡麼，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。林妹妹又不肯見我，不知是何原故。」說着，走到鳳姐站的地方，細看起来並不是鳳姐，原來　　是賈蓉的前妻秦氏。寶玉只得立住脚要問「鳳姐姐在那裡」，那秦氏也不答言，竟自往屋裡去了。

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，只得呆呆的跕着，嘆道：「我今兒得了麼閣本和藤本作：甚麼不是，衆人都不理我。」便痛哭起来。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赶來，說是「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，快走出去！」寶玉聽得，不敢言語。正要尋路出來，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。寶玉看時，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來，心裡喜歡，叫道：「我迷住在這裡，你們快來救我！」正嚷着，後面力士赶来。寶玉急得徃前亂跑，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，也来追撲。

寶玉正在情急，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，說道：「我奉元　　娘娘旨意，特來救你。」登時鬼怪全無，仍是一片荒郊。寶玉拉着和尚說道：「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，你一時又不見了。看見了好些親人，只是都不理我，忽又變作鬼怪，到底是夢是真，望老師明白指示。」那和尚道：「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麼東西没有？」寶玉一想道：「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，自然也是神仙了，如何瞞得他。况且正要問個明白。」便道：「我倒見了好些册子來着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可又来，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！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。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，將來我與你說明。」說着，把寶玉狠命的一推，說：「囲去罷！」寶玉跕不住脚，一交跌閣本和藤本作：跌倒，口裡嚷道：「呵喲！」

王夫人等正在哭泣，聽見寶玉甦來，連忙叫喚。寶玉睜眼看時，仍躺在炕上，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。定神一想，心裡說道：「是了，我是死去過來的。」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的細想，幸喜多還記得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，便好延醫調治，卽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，說是「寶玉囲過來了，頭裡原是心迷住了，如今說出話閣本和藤本作：話來，不用脩辦後事了。」賈政　　了，卽忙進來看視，果見寶玉甦來，便道：「没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！」說着，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。又嘆了幾口氣，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胗脉服藥。這裡麝月正思自盡，見寶玉一過来，也放了心。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園藤本作：圓湯叫他喝了幾口，漸漸的定了神。王夫人等放心，也没有說麝月，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，「想起那和尚來，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，也是古怪。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，莫非是神仙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那和尚來的踪跡去的影響，那玉並不是找来的。頭裡丢的時候，必是那和尚取去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玉在家裡怎麼能取的了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既可送来，就可取去。」襲人麝月道：「那年丢了玉，林大爺測了個字，後來二奶奶過了門，我還告訴過二奶奶，說測的那字是什麼『賞』字。二奶奶還記得麼？」寶釵想道：「是了。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裡找去，如今纔明白了，竟是個和尚的『尚』字在上頭，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和尚本來古怪。那年寶玉病的時候，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，說

的就是這塊玉了。他既知道，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。况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着的。古往今來，你們聽見過這麽第二個麽。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麽着，就連偺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麽着。病也是這塊玉，好也是這塊玉，生也是這塊玉——」說到這裡忽然住了，不免又流下淚來。寶玉聽了，心裡　　也明白，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，只不言語，心裡細細的記憶。那時惜春便說道：「那年失玉，還請妙玉請過仙，說是『青埂　　下　　古松』，還有什麽『入我門來一笑逢』的話，想起来『入我門』三字大有講究。佛教的法門最大，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。」寶玉　　了，又冷笑幾聲。寶釵聽了，不覺的把眉頭兒肷瞅着發起怔来。尤氏道：「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。你出家的念頭還没有歇麽？」惜春笑道：「不瞞嫂子說，我早已斷了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好孩子，阿彌陀佛，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。」惜春聽了，也不言語。寶玉想「青燈古佛前」的詩句，不禁連嘆幾聲；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来，拿眼睛看着襲人，不覺又流下淚來。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，也不解是何意，只道是他的舊病。豈知寶玉觸處機來，竟能把偷看册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，只是不說出来，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裡了。暫且不題。

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，神氣清　　，又加連日服藥，一天好似一天，漸漸的復原起来。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，現在丁憂無事，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，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内，終不放心，欲要扶柩回南安　　，便叫了賈璉來商議。賈璉便道：「老爺想得極是，如今趁着丁憂，幹了一件大事更好。將来老爺起了服，生恐又不能遂意了。但是我父親不在家，姪兒呢又不敢僭越。老爺的主意狠好，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。衙門裡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。」賈政道：「我的主意是定了，只爲大爺不在家，叫你来商議商議怎麽個辦法。你是不能出的。現在這裡没有人，我爲是好幾口材都要帶回去的，一個怎麽樣的照應呢，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。况且有他媳媳閣本和藤本作：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。還有你林妹妹的，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。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，也就彀了。」賈璉道：「如今的人情過于淡薄。老爺呢，又丁憂。我們老爺呢，又在外頭，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。只是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。」賈政道：「住的房子是官盖的，那裡動得。」賈璉道：「住房是不能動的。外頭　　有幾所可以出脫的，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。將来我父親回來了，倘能也再起用，也好贖的。只是老爺這麽大年紀，辛苦這一場，侄兒們心裡狠不安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的事，是應該的。只要你在家謹慎些，把持定了纔好。」賈璉道：「老爺這倒只管放必閣本和藤本作：心，侄兒雖糊　　，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。况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，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，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。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，必經過賴倘榮的地方，可也叫他出點力兒。」賈政道：「自己的老家人閣本作：人家的事，叫人家帮什麽。」賈璉答應了「是」，便退出來打箅銀錢。

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，叫他管了家，自己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，就要起身。寶玉此時身體復元，賈　　賈蘭倒認眞念書，賈政都交付給賈璉，叫他　　教，「今年是大比的年頭。兒是有服的，不能入場。蘭兒是孫子，服滿了也可以考的。務必叫寶玉同着侄兒考去。能彀中一個舉人，也好贖一贖偺們的罪名。」賈璉等唯唯應命。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，說了好些話，纔別了宗祠，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，就發引下船，帶了林之孝等而去。也没有驚動親友，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囘來。

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，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。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，自不必說。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，他的念頭一　　更奇僻了，竟換了一種。不但厭　　功名仕進，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。只是衆人不大理會，寶玉也並不說出來。一日，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囘來，悶坐自己屋裡啼哭，想着：「寶玉無情，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囘去並不傷心落淚，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，反瞅着我笑。這樣負心的人，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！前夜　　我想得開，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。只是一件叫人不解，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是冷冷兒的。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，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麽？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的，白操了那些時的心，看將来怎樣結局！」正想着，只見五兒走来瞧他，見紫鵑滿面淚痕，便說：「姐姐又想林姑娘了？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，頭裡　　着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。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。豈知我進來了，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，如今病好了，連一句好話也没有剩出來，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。」紫鵑　　他說的好笑，便噗　　的一笑，啐道：「呸，你這小蹄子，你心裡要寶玉怎麽個樣兒待你纔好？女孩兒家也不害臊，連名公正氣的屋裡人瞧着他還没事人一大堆呢，有功夫理你去！」因又笑着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問道：「你到底箄寶玉的什麽人哪？」那五兒　　了，自知失言，便飛紅了臉。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，說他近來不憐下的話，只　　院門外亂嚷說：「外頭和尚又來了，要那一萬銀子呢。太太着急，叫璉二爺和他講去，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。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，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。」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，下囘分解。